DOI：10.13288/j.11-2166/r.2016.11.022

对“通阳不在温，而在利小便”的思考

刘仲书，付丽媛，苏垠旭，瞿旻晔，杨进*

（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，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 138 号，210023）

［摘要］　气化作用正常与否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，所以人体之气一有怫郁，则百病由生。强调湿热之邪易困阻人体气机，阻碍人体气化功能，而通阳是治疗湿热证的主要方法之一，是恢复人体气化功能的主要手段，但“通阳”并不是单纯的用利尿之品来利小便，而是根据湿热邪气在上焦、中焦、下焦的不同具体部位，使用利尿药配伍宣降肺气、健脾运化、助膀胱化气之品从根本上实现“利小便以通阳”的目的。

［关键词］　气化；通阳；利小便；湿热

气和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两大基本物质，《医宗必读·医论图说》曰：“气血者，人之所赖以生者也”。气化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关乎人体五脏六腑生理、生化的一系列功能及相互之间转化的过程，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 4 点：1）对人体气机运行的调控作用；2）对人体水液代谢的调控作用；3）对人体神识灵机的调控作用；4）对正气抗邪的调控作用[1]116-118。所以气化作用正常与否，对人体的生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，人体之气一有怫郁，则百病由生。恢复人体的气化功能，贵在通，而通法含义颇广，只要是恢复人体气化功能的方法便是通法。正如高士宗所言：“但通之之法，各有不同，调气以和血，调血以和气，通也；下逆者使之上升，中结者使之旁达，亦通也；虚者助之使通，寒者温之使通，无非通之之法也。若必以下泄为通，则妄矣”[2]。因此，“利小便”以恢复人体气化功能也是通法。

《温热论》曰：“热病救阴尤易，通阳最难，救阴不在血，而在津与汗，通阳不在温，而在利小便。”救阴与通阳是叶天士治疗湿热证时提出来的两大治法。此处所论述的湿热证是湿重于热证，若属于湿热并重或热重于湿，“利小便”将会加剧阴伤，弊大于利。湿为阴邪，其性氤氲黏腻，湿热相合，如油入面，难解难分，非若寒邪一汗即解，温热之一凉则退[3]42。治湿不利小便，非其治也[4]，诚然“利小便”是治疗湿热证的关键，但是我们认为，此处叶天士所论述的“阳”是指人体的气化功能，“通阳”是指通畅恢复人体气化功能，以“通阳”之法来治疗湿热证并不是单纯地用利尿之品来利小便，而是根据湿热邪气在上焦、中焦、下焦的不同部位，使用利尿药配伍宣降肺气、健脾运化、助膀胱化气之品从根本上实现“利小便以通阳”的目的，现阐述如下。

1　宣降肺气，利小便以通阳

肺居诸脏之上，为华盖，主宣发肃降，通调水道，外合皮毛，统一身之表而为藩篱[5]49-52。肺失宣发，则卫气不能达于皮毛肌腠，失去温分肉、充皮肤、司开合的功能，不能将代谢后的津液化为汗液使之从皮毛而出。足太阳膀胱主开，手太阴肺亦主开，一阴一阳，气化相通，故肺与膀胱相通[1]50，肺失肃降则不能将脏腑代谢后产生的浊液下输于膀胱，化成尿液而排出。人体代谢后的津液和浊液外不能达于肌肤皮毛，下不能输至膀胱，故聚而成湿，里湿与外湿合和，蕴结于人体，湿邪蕴结日久化热，湿热相合，破坏人体气化功能而致病。其临床特点是湿遏热伏，热象不明显，临床表现主要以胸闷、身热不扬、午后身热为主，舌质淡、苔白腻微黄，脉濡缓。治疗应遵“治上焦如羽，非轻不举”之旨，用轻苦微辛具有辛温宣透、芳香化湿之品，如杏仁、豆蔻仁、陈皮、桔梗之品，或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。三仁汤中以轻苦微辛之杏仁宣利上焦肺气为主，肺主一身之气，气化则湿化矣[3]42，湿化则热无所依附，势必孤矣，豆蔻

基金项目：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基金（LZ090961）

*　通讯作者：13951743550@163.com，13951743550

(C)1994-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

芳香化湿，行气宽中，薏苡仁甘淡性寒，渗利湿热而健脾，三仁汤配伍宣上畅中渗下，又以宣上为主，再配伍利小便而不伤阴的滑石、通草、淡竹叶之品，共奏“利小便”之功以通阳。此方诚为治疗上焦湿热证之主方，在临床运用中应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。上窍开而下窍自通[6]，肺恢复宣发肃降功能，湿热之邪随小便而出，人体之气化功能恢复，诸症痊愈，人体气机自然通畅。

2 健脾运化，利小便以通阳

脾与长夏之气相通，与湿同气相求，脾主运化水饮，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曰：“饮入于胃，游溢精气，上输于脾，脾气散精，上归于肺，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”。脾气主升，胃气主降，二者脏腑相合，纳运相助，升降相因，燥湿相济，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，是全身脏腑功能正常运行的前提，是水液在体内正常敷布、代谢的基础[5]75。脾失健运，则水液聚而成湿成饮，湿邪内蕴，日久化热，湿热交蒸，又反过来困阻脾阳，益虚其脾，湿热内蕴，外又感受湿热之邪，内外合邪，阻碍人体气化功能，形成湿困中焦证。其临床表现主要以脘痞腹胀、恶心欲呕、大便溏滞不爽为主，舌淡苔厚腻，尤以舌中心为甚，脉濡缓。治之以苦辛微寒法，如用藿香、佩兰、薏苡仁等芳香、甘淡健脾之品以芳化湿浊、健脾运化为主，辅以利尿药以通阳，恢复人体的气化功能。治疗湿困中焦证，吴鞠通主张用加减正气散类方[3]93-96，刘景源主张用雷氏芳香化浊法[7]214-217，二者用药虽不完全相同，但是主药却基本相同，都用藿香、佩兰、厚朴三味药芳香化浊，健脾运化。治疗湿困中焦证，虽然以健脾运化为主，但实有利小便之意，盖“脾为生痰之源”，脾气健运，则源流自清，湿邪自从小便而去，可见虽不利小便实有“利小便”之功。

3 助膀胱气化，利小便以通阳

“膀胱为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”[8]。膀胱开合有度，则尿液可及时从尿窍排出。湿热蕴结下焦，阻遏膀胱，膀胱气化失司，开合无度，则出现小便不利，小便不利则人体内的浊气没有出路，浊气弥漫全身，导致人体气化功能失常。其临床特点为湿热阻滞膀胱，气化不利。临床表现以身热不扬、小便不利为主，舌淡、苔白腻微黄，脉濡缓。用辛甘淡法，淡渗湿浊，助膀胱气化，以五苓散最宜。五苓散不仅适用于伤寒太阳病膀胱蓄水证，亦同样适用于湿热蕴结下焦证，方中泽泻、猪苓、茯苓、滑石利小便而不伤阴，遵从“湿家，当利小便”[9]之旨。最妙在桂枝一味，桂枝味辛，性甘、温，归心、肺、膀胱经，助阳化气[10]，少佐桂枝则可助膀胱气化而又不助热邪。膀胱开阖有度则小便通利，小便通利则湿从小便而出，热为无形之邪，必附有形之质而生[11]，今湿去，热自随湿而去，虽不清热而热自清。药虽少却切中病情，从根本上疏通沟渠，沟渠畅通则小便通畅，湿热自去，人体气化功能自然恢复。如湿热阻滞膀胱太甚，则热蒸头胀、身痛、呕逆、小便不通、神识昏迷、舌白、渴不多饮[3]93-96，此时宜淡渗利湿与芳香开窍同时进行，用茯苓皮汤送服苏合香丸。茯苓皮汤与苏合香丸相互配合，一利下窍，一开上窍，二者相互促进，相得益彰[7]214-217，共奏“通阳”之功。

我们认为，在治疗湿热证时首先要辨证清楚湿热孰重孰轻，如果确实属于湿重于热者，当“利小便以通阳”，否则不可乱用、妄用。通阳法虽然是治疗湿热证的主要方法之一，但是只适用于湿重于热的湿热证，如果遇到热重于湿证或湿热并重证，“利小便”是有其局限性的，甚至弊大于利，当以救阴为主、通阳为辅或救阴与通阳平衡运用。

参考文献

[1] 郭霞珍. 中医基础理论专论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9.

[2] 高士宗. 医学真传[M]. 南京: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3: 54.

[3] 吴瑭. 温病条辨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.

[4] 虞抟. 医学正传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4: 76.

[5] 曹洪欣. 中医基础理论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4.

[6] 石寿堂. 医原[M]. 上海: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,2011: 31.

[7] 刘景源. 温病学讲稿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8.

[8] 佚名. 黄帝内经素问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 17.

[9] 张机. 金匮要略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 8.

[10] 黄兆胜. 中药学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2: 37.

[11] 戴天章. 广瘟疫论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9: 66.

（收稿日期: 2015-09-19; 修回日期: 2015-10-15）

编辑: 黄　健

(C)1994-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